



学习型社会建设：期待与质疑*

徐辉富

(上海开放大学, 上海 20086)

摘要：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西方学者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认识期待，主要包括提升劳动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和建设民主社会、新的社会形态、文化革命和社会运动、社会和谐等六个方面，以及神话论、乌托邦、理想主义、掩盖论、异化论等五大质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开展的学习型社会（城市）建设实践。这可以丰富我们对学习型社会的认识，为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启发。

关键词：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组织；技能革命；期待；质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54(2019)01-0097-08

DOI:10.16851/j.cnki.51-1728/g4.20190122.014

学习型社会（Learning society）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的《学会生存》中把学习型社会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和追求目标，学习型城市建设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的延伸。依托于丰富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学术界出现了一批该领域的研究者，知名的除罗伯特·哈钦斯，还有胡森（Torsten Husen）、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斯图尔特·然森（Stewart Ranson）、克里斯蒂娜·休斯（Christina Hughes）、马尔科姆·泰特（Malcolm Tight）、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理查德·哈彻（Richard Hatcher）、格伦·里科斯基（Glenn Rikowski）等。他们结合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对学习型社会建设既寄予厚望（归纳为六个方面），又予以反思和质疑（归纳为五个方面）。本文根据国际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文献，结合

各国开展的学习型社会（城市）建设实践，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展开思考，希望能对理论与实践人员提供启发。

一、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期待

（一）提升劳动力

英国工业协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和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出于发展经济的要求，提出通过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升社会成员的劳动力水平。英国工业协会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求职者要适应这种变化，就需要掌握一些“核心”的知识和技能。该协会由此提出“技能革命”（skill revolution），以应对变化，并提出高等教育机构、企业、政府要密切合作。其中，企业的责任是为职工提供持续的教育和培训，政府的任务是为学习提供经费、消除劳动力市场的误导以及引导大众开展终身学习。该协会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国家比较研究”（批准号：DKA1303345）。

作者简介：徐辉富（1970-），上海开放大学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研究方向：远程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城市）研究。

收稿日期：2018-10-11





认为,只有技能通行证(skill passport)能满足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并通过技能通行证累计和更新个人能力,帮助人们走向人生的新阶段,使他们能够从事更加复杂的工作。^[1]

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1994年在报告中指出:“学习型社会要帮助市民借助于终身教育和培训获得优异的普通教育、适当的职业培训和一份有尊严的工作。学习型社会在关注教育质量的同时要促进教育公平,使所有市民享有知识、理解和技能,确保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繁荣。学习型社会中的市民依托于继续教育和培训,能够参与批判性的对话和行动,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保证社会的融合和经济的成功。”^[2]格林威治大学帕特里克·安利(Patrick Ainley)教授认为学习型社会的目标是:全面提高所有成员利用技术创新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他们在快速变革的全球化市场中获得竞争力。^[3]

(二)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荷兰莱登大学亨德里克·范·德·齐(Hendrik van der Zee)教授指出,我们要学习成为全面发展的人(complete person)^[4]。他认为,所有学习活动都要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全面发展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高质量。但高质量并不意味着不平等和不公正,也不等同于精英或评价、考试、文凭,而是要更多地看到人的发展潜能,并不断地创设促进人的潜能发挥的条件。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all-round development)。“这种努力可以看作是对当前主流教育趋势的反抗,即教育注意力不能仅仅集中在人的认知发展上,人的其它方面,包括美学、社会、道德、情感、身体、技术、手工都被西方文化或多或少地置于教育的边缘。”^[5]基于英国教育哲学家路易斯·阿诺·理德(Louis Arnaud Reid)的观点,人的认知方式有两种:一是推理性(discursive)的,主要是对周围世界的事实加以描述;一是非推理性(non-discursive)的,主要通过各种直觉和经验,如艺术等。人在认知过程中,这两种方式交互作用,理性和直觉相互依赖。但是,西方教育特别是课程主要以命题陈述

(propositional statement)为主,导致理智、科学和技术与人的情感、价值和创造力相分离。理德认为,教育应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文化(whole culture),学习型社会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会。

(三) 培养合格公民和促进民主社会

在二十世纪末期,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让广大市民更新信息、参与社会,是学习型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英国华威大学然森教授指出:“我们的未来依赖于我们的学习能力。只有把学习置于我们经验的中心,个人能力才能不断得到发展,学校才能开放和朝预期方向变化。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中间的差异才能成为反思性理解的源泉”。^[6]他提出了学习型社会的四个特征:(1)了解社会自身及其如何变革;(2)需要改变学习方式;(3)所有成员都需要学习;(4)学会民主改变学习条件。^[7]

然森认为学习型社会有三种价值:公民、民主和公正。学习型社会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社会公民,建设民主政治,最终的诉求是走向民主社会。他认为,创设道德和公共秩序是现代社会的巨大挑战。学校教育方式是社会形成的,是由人们所处的社会和学习的历史传统决定的。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年轻一代成为合格的“普通公民”(general citizenship),因为“在精英和专家治理的社会,需要匹配以能够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公民”。^[8]然森还进一步指出,把教育的重点看作是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有失偏颇的。教育确实需要建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但我们也要找到比发展经济需求更加坚实的根基,因为经济需求是不断改变的。我们时代的核心需求是道德和政治。如果社会真要解决教育问题,那么采取的途径不仅是量的扩张,或仅仅是适应现存的体制,更是需要一场以学习进行的变革:从为了经济利益的学习到为了合格公民的学习。^[9]为此,然森对学习型社会促进生产力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它对学习型社会的界定总体上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界定,认为学习型社会作为一面旗子,代表了政客、教育者、企业等多方面的利益,反映了国家、专业、资本等多方面的诉



求。比如，出于提升经济的需要，英国工业协会报告把技能发展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工具。在利益的驱动下，个人自我实现的利益很可能被边缘化了。

然森还强调，学习型社会是学习民主改变学习条件的社会。这些条件主要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教育要从精英走向公平，涉及的从来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与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引用胡森的话指出“教育规划者面临的不仅是教育学问题，还需要考虑社会公平、经济发展以及为应对快速变革的社会做准备等问题”。^[10]他反复强调：学习型社会必须要学习民主。学习型社会要为新的民主、新的权利和责任，造就新的公民提供机遇。

总之，然森教授的学习型社会理论的核心是要建立民主社会。因此这一理论被格伦认为是推进社会转型的催化剂，杨则把它看作是走向新社会的基础。

（四）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英国北安普敦大学格伦·里科斯基教授分析了然森、杨等人对学习型社会的界定后，总结提出了四类学习型社会：一是为了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学习型社会；二是为了人的发展需要的学习型社会；三是作为社会转型催化剂的学习型社会；四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学习型社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把学习作为构建社会的重要力量。

（五）文化革命和社会运动

与上述的理论不同，这一理论把学习作为文化革命和社会运动。帕特里克·安利认为，“这将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不是狭隘的技能革命，仅仅是出于为职业作准备或提升个人竞争力，也不仅仅是一项新的学习政策，把学习看做休闲”。显然，文化革命和社会运动论超越了人的发展、技能提升等观点，而赋予学习型社会更为全面和广泛的影响。安利指出，政府要应对社会变革，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第一要务是重新确立教育、科学、艺术的使命：发展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及技能。“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各种学习活动融为一体，学习不局限于正规教育体系内，还包括娱乐、运动及其他活

动。而且，“社会要由下而上加以重构，最根本的文化活动是民主的讨论和决策”，^[11]通过合作、参与和行动支持终身学习和推进社会的更新。

（六）社会和谐论

这种观点在我国比较突出，主要特点是把学习型城市（社会）作为一项社会建设工程，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广泛开展市民终身学习活动，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营造全民学习良好氛围，以及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和意识。报刊中“加强学习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表述，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

二、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质疑

学习型社会建设，特别是学习型城市建设在实践上如火如荼，然而历经多年实践显现出来的成效却并不理想，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少质疑，集中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一）神话论

英国林肯大学格伦教授、休斯等研究者对学习型社会提出质疑，认为学习型社会就是个神话。因为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社会达到学习型社会，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社会是现实存在的。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一个社会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终身教育设想。尽管美国、瑞典等富裕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加接近地创设了终身学习的社会，但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的人口被排除在学习之外，^[12]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希望看到这一社会能够实现。

休斯进一步对学习型社会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学习型社会神话是在其他神话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学习型社会神话主要产生于生产力、变革、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这四种神话，它们交叉在一起，为创建和保持学习型社会这一神话提供理论框架。比如，生产力神话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出现后一直激励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发展的最有力神话。生产力神话认为，生产力总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需要取得的，而且是渴望和必需的。这一神话的提出，激发了整个社会无穷的潜力，推动个人、企业和国家更加努力地





提高竞争力。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被看作是提升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生产力神话还对个人、企业和国家有积极影响。对个人来说，它激励人们自我发展，自我改善和职业发展。它认为，个人对教育或培训的投入，即使是贷款，也是可行的，因为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可能会促进未来收入增长和好的职业前景。对企业来说，这一神话主张把对培训和人力资源投入作为对组织未来的投资。在国家政策方面，生产力神话鼓励国家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继续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技能的准备和更新。

但是，英国林肯大学格伦教授、休斯等研究者指出：“鲜有证据表明，接受培训的人数与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紧密相关……技能熟练的劳动力数量也与生产力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在生产动力方面，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培训次数的多少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与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学习型社会在实践上和思想上是有冲突的。而且，“学习型组织是否真的比非学习型组织做的好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缺乏有规模的、横向的研究来证明和测量这种联系”。^[13]大多数研究所用的针对某一时间跨度的资料，不能控制影响这种联系的所有可能因素，很多研究并不可信。而“事实上，很多企业在危机时期，缩减成本的第一项开支就是培训”。^[14]安德森也有同样的结论，即“正规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数据上的相关性并不大”。因此，学习型社会没有现实基础，是科理想主义，代表了一种希望和梦想。

尽管对学习型社会存在很多的批评，但约翰·菲尔德等研究者指出，在实践上，作为神话，它对社会大众很有煽动力。“一旦某种情感或行为模式渗入于大批人的神话中，它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因为许多人相信它是可以实现的，并把它作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途径。因此，很多利益集团用它来制定和出台政策。”在英国，“学习型社会已经深深植于政策制定者的辞令中”。从这一角度上说，神话对推行某一新的观点、引领民

众是极富张力的。为此，迈克尔·斯特兰（Michael Strain）和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指出，我们应该不要过于匆忙抛弃这一概念。^[15]

（二）乌托邦

格伦教授的主张继承于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霍尔特（Holt）和唐纳德·舍恩等激进主义教育者的观点。伊万·伊里奇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批评家，是“非学校化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和“非学校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激烈抨击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指出“学校是压迫的工具：它们加强了社会的不平等，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扼杀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6]而且，更糟糕的是，人们最迫切需要学习的内容，学校恰恰不教。针对学校教育的不足，伊里奇提出用“学习网络”（learning webs）代替僵化的学校教育结构。伊里奇的观点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教育基础的思考。同样的，对于学习型社会，伊里奇认为，这个概念是空洞的，只有深远的改革才能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17]

霍尔特认为，学习在正规教育机构中是受排斥的。学校教育的官僚体制是妨碍而不是有利于人们接受教育，因为学习与现实生活是隔离的。他认为真正的学习仅发生于做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做而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或做的社会至今并不存在，必须创设。依据“学习就是做”的观点，他提出学习交换（learning exchange）的主张，即想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人通过联系有这一知识和技能的人进行学习，公共图书馆是这一学习交换的中心。在公共图书馆，学习者不仅可以“获得书本或音像材料，还有乐器、音乐教室以及各种手工的器具和设备，图书馆也可以存储和出借玩具、游戏、基本的科研设备、化学和电子器件、运动设备等”。^[18]这一学习社会思想被然森称为学习型社会经典的乌托邦形式。

（三）理想主义

有研究者认为，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过于理想化，是一个在没有实践压力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来供与会者“消遣”的概念。格伦指出了学习型社会理想主义色彩的两大特征：一是学习型社会缺乏鲜





明的历史感，难以和某一历史阶段联系。“阅读尼采早期作品的读者或许就会意识到，学习社会早在几千年前的希腊就存在了。学习型社会与资本主义也没有系统的理论联系，是一个没有着力点、漂浮的理论”。二是学习型社会概念的超越性。“学习型社会作为一个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在本质上是模糊的”。“学习型社会的提法缺乏现实基础，人们不能把这一概念建立在任何现实的社会过程、社会形式或学校安排之上。”^[19]因为所有社会都有一定形式的集体或个人的学习活动。也就是说，这一社会可以超越任何社会形式，本身不代表任何社会形式。这种超越于时空限制之上、不受时空限制的理论恰恰是理想主义的典型形式。

（四）掩盖论

一些研究者还把学习型社会与阶级研究联系起来，指出它模糊了社会阶级的划分：学习型社会消除了阶级冲突和不平等。比如，杨指出，强调掌握技能和参与教育或培训可能误导出这样一种社会分层观点：社会分层不是建立在拥有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而是个人技能和追求的知识及能力成为了社会分层的新形式。这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正当性，掩盖了现代社会除了依赖于人们的知识和能力外，同时也依赖于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的事实。^[20]

（五）异化论

哈钦斯提出学习型社会基于生产力高度发达、进入无劳动社会的基础上的。到了这一社会阶段，人们衣食无忧，开始关注自身的发展。“教育的目的在于理解，除此之外它没有更加‘实用’的目的。教育之旨趣在于使人的头脑（mind）得到发展，并由此实现人的发展。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力（manpower），而是发展人本身（manhood）”，“过去和现在的任何教育制度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无人性（inhuman）、非人性（nonhuman）和反人性（antihuman）的”^[21]，因为它是作为培养人的工具的教育。

但是，即使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实现仍面临不少障碍。其一，劳动时间的减少并没

有明显地促进人们的心智活动。相反，过去那些曾经拥有富足和闲暇的社会最后都土崩瓦解了，其瓦解的原因通常都与富足和闲暇有关。其二，尽管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但事实上，成人不易对系统的学习感兴趣。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是大规模地进行的，这样的运动就不是单纯为了追求心智的发展，而是受其它的目的所支配。其三，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世界各国教育制度的目的都是为科学的、技术的、工业的国家培养年轻人。“每一种教育制度都是一个技术体系，它的目的就是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要改变这种形态，教育必须和环境竞争——和家庭，和社会，和习俗，和大众媒体，和广告，和宣传；总之，和文化竞争。”^[22]但是，教育机构的目的是由其所处的文化所决定的。文化的变革何以可能？哈钦斯认为，“如果要从一种以工作为人类目的的文化过渡到一种以睿智、快乐、美好的生活为目的的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活的真相”^[23]。而“一个以培养消费者和生产者为主要旨趣的国家，不会太关注思想的解放”。^[24]

因此，学习型社会能否实现，取决于价值观念能否实现转变。其中，教育要回归其本身。“在一个人人都在教育机构中开始其自由教育，并在机构中或机构外继续自由学习的社会，一个拥有真正的大学，拥有独立思想中心和批判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念才有可能发生转换。”^[25]

三、对建设实践的评论与反思

自哈钦斯提出学习型社会一词后，学习型社会理念广泛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后提出：人类要向着学习型社会迈进。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学习型社会创建实践，形成了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组织、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建设高潮。学习型城市建设是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其中的实践之一。1994年，英国政府报告率先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从1994年到2000年间，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投入250万英镑，任命沃里克大学弗兰克·科菲尔德（Frank Coffield）为主任领衔开展了题为《学习型社会：促进就业的知识和

技能》专项研究，并分列13个研究子课题。^[26]英国政府还推出了建设产业大学、国家学习网(national grid for learning)和“开端计划”(sure start)、出版绿皮书《学习时代》、白皮书《学会成功》等，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英国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有它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一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面临的巨大变革。机械、电子、互联网等大批新技术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人们在这些挑战面前认识到，要应对这些挑战，只有通过创新，通过学习。正如舍恩的《超越稳定状态》一书指出的，变革是现代生活的基本特征，面对变革，把学习放在中心是唯一路径。传统的学习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仅仅依靠学校教育不能解决社会面临的难题。由此，打破学校，构建全民参与、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成为解决这些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面临难题的不二选择。二是二十世纪中叶后，日本、德国等国家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极大地刺激了英国。英国作为老牌强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不断下滑，走向没落。出于提升经济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强烈诉求，促使英国工业协会等把劳动力的提升作为改进的利器之一，把学习型社会当作是振兴英国经济的机遇和工具，提出了技能革命等主张。三是欧洲企业生产发生巨变。“成功的企业不仅是那些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还有通过使用劳动力提高价值的方式。”在成功现实的印证下，学习型社会的提出，受到了英国国内进步主义教育家、企业和管理研究者多方的认可。其四是民主社会的发展，使他们看到学习型社会在推动人的素质和达成社会共识上的价值，因而学习型被作为推进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依托。

然而，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受到诸多局限，造成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现状与人们对学习型城市建设期待的距离。比如，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路径上，有的将学习型城市建设局限于教育部门的职能。局限于教育部门的建设思路，比较狭隘，资源有限，力量有限，往往难以实现目标。其实，学习型城市的核心词应该是“城”。城市之大，应包括各个条

块。比如，除了教育之外，城市建设还包括文化、传媒、经济，甚至规划、建筑、艺术、通信、医疗等，这些部分都应该为市民学习提供便利。比如，文化部门努力建设文化中心、传媒中心；建设部门努力创造各种精美的建筑，各种富有艺术力的雕塑；传媒系统努力建设传播中心；医院努力建设成为医疗中心；还有经济中心、时尚中心、创意中心……依托这些中心形成的集聚信息“平台”，市民可以获得的信息将更丰富多样。生活在这种城市中的居民，在无意间、不经意地感受社会发展的大潮流，而人的学习事实上很大部分就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人们常说，城市人的品位，这其实就是市民在城市中无意之间“熏”出来、学习到的，因为学校也从没有开设过做城市人的课程，市民也从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学。这样一种大视野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思路，就相对更接近于人们期待的目标。

爱尔兰都柏林市为建设学习型城市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该市对学习型城市建设赋予了12种功能，从多个维度入手(见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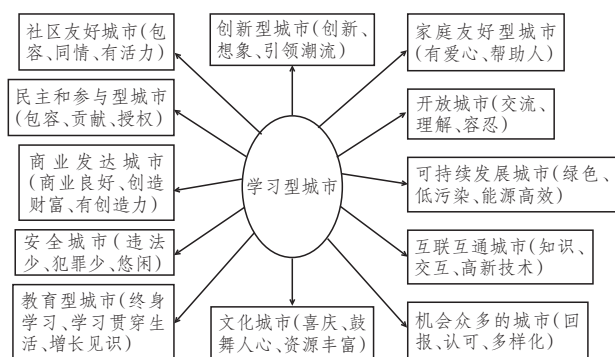


图 爱尔兰都柏林市学习型城市建设功能

另外，其他一些因素也使人们对学习型城市的未来产生质疑。比如，(1)建设的成效。学习型城市建设能给社会带来什么，能取得什么成效，成本与效益比如何。这些问题如果以经济或者社会外显数据来衡量，恐怕很难回答。以上海市为例，自1998年提出迄今，学习型城市建设已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上海的巨大发展哪些得益于学习型城市建设？人们因此收获了什么？这些可能很难有可以信赖的数据的支撑。事实上，正如前面提到的，



在企业危机时刻，首先被裁掉的往往是教育培训部门。在培养创新等方面，企业等机构也更倾向于与高校合作，而不是依赖于学习型组织。反过来，如果学习型城市建设真如人们所宣称的那样，为什么经过近三十年的宣传和倡导，社会自身还不能自我推进，仍需要仰赖政府的推动？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可能是衡量指标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存在学习动力来源上的问题。（2）内涵的分歧。然森指出：“人们已经提出了大量的文献，但对这一概念（学习型社会）仍充满争议”。^[28]而且，“人们对它的定义不同，不仅反映了它代表的不同利益，也表明了人们对未来看法的差异，以及实现学习型社会所采取的政策的不同。”^[29]弗兰克·科菲尔德教授领衔起草的《学习社会：促进就业的知识和技能》把它列为项目的研究目标之一：探讨学习型社会的内涵——考察学习型社会的本质以及探讨有助于成人就业或其他生活的知识和技能的方式。而且，从人类历史看，任何社会都要学习，也都在学习。因此，到底什么是学习型社会，什么不是学习型社会，也很难看到鲜明的裁定标准。更可能的是，人们只是借用这一概念来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3）建设目的。根据杨的观点，学习型社会要体现出：教育引导的经济，而不是经济引导的教育。也就是说，在学习型社会中，学习或者教育在经济中要担任重要角色，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服务者。（4）学习动力的来源。成人参与学习的动力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生活需要，二是工作需要，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学习型城市能否满足这些需求，是学习型城市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从目前来看，学习型城市建设多以举办大活动、大宣传作为推进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也许可以满足举办者的需求，但能否引发学习者的积极性，激发学习者需求，却不一定。多年来学习型城市难以推进的现实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有人认为，推进各种组织如家庭、单位、各类公共机构等建设学习型组织，然后由这些组织的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构成学习型社会。这种说法表面看起来有道理，但事实上，学习型组织的主体

是个人，学习者个体是最关键的。如果社会每个成员的自我教育缺乏动力，就说明学习型社会缺乏坚实的基础，正如海耶（Hye）认为的，“把学习型社会作为学习组织的集合，这是不够的”。^[30]

总之，尽管学习型社会建设受到“神话论”“乌托邦”及建设成效等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但是学习型社会建设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未来仍然会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青睐。这不仅在于国际组织或政府不大容易随意停止像学习型城市建设等公益类项目，更在于政府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已不仅仅停留于为社会成员提供学习机会，而是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治理方式。因此，学习型社会建设既是学习项目，又是社会凝固剂。从这一角度看，学习型社会建设不管成效如何，在未来只会更受政府的重视。

参考文献：

- [1]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The skills revolution for a learning nation[A].Stewart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31-35.
- [2][13][14]Hughes C, Tight M.The myth of the learning Society[A].Stewart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179-188.
- [3][11]Ainley P.Rhetoric and reality: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theory[A].Stewart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42-51.
- [4][5][16][17]van der Zee H. The learning society[A].Stewart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59-67.
- [6]Ranson S, Stewart J.The learning democracy[A].Stewart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253-265.
- [7][8][10][18][28]Ranson S.Lineages of the learning society[A].Stewart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1-10.
- [9]Ranson S.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A].Stewart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91-93.
- [12][19][20][30]Rikowski G.Only charybdis the learning society Stewart[A].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8:214-229.

[15]Strain M, Field J.On 'the myth of the learning society'[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1997, 45(2):141-155.

[21][22][23][24][25]罗伯特·赫钦斯.学习社会[EB/OL].周
晟译,[2018-12-26].<http://wenku.baidu.com/view/ba070ff4f61fb7360b4c65c4.html>.

[26]Coffield F.Differing visions of a learning society[M].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2000:1-8.

[27]Longworth N.Learning cities, learning regions, learning
communities[M].London: Routledge, 2006:43.

[29]Young M.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a learning
society[A].Stewart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C].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1998:189-204.

责任编辑 乔兴媚

The Learning Society: Expectation and Doubt

XU Huifu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6)

Abstract: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of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Western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type society construction,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labor force,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qualified citizens and building a democratic society, new social form,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nd five major questions such as mythology, Utopia, idealism, cover-up theory, and alienation theory. This paper further reflects on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city construction on this basis. The viewpoint of this paper can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society and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in China.

Keywords: learning society; learning city; learning organization; skill revolution; expectation; doubt

